



一条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

◆ 毛时安

上海是一座充满文化魅力的现代魔都。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已经成为这座国际大都市散发着浓郁书香的一张典雅的文化名片。一座卓越城市的品格和力量,不仅来自它的经济、商业、市容,更来自它的文化,来自它的精神气质,来自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市民对于书籍的亲近和热爱。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最重要先行者。闻名中外的商务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三联书店,诞生在上海。它长期占据着中国出版业60%以上的份额,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许多我们敬仰的文化巨匠巴金、郑振铎、叶圣陶、邹韬奋……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都曾长期献身上海的出版印刷事业,推出了无数影响一代代人奔向光明道路的进步书籍和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书籍。1949年,上海更是为了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向首都输送了大批出版家和重要出版社。

办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书展,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书香弥漫上海,弥漫中国,为所有上海和中国的爱书人、读书人建造一座精神家园,是长期埋藏在上海出版人心底的共同的美好愿望。进入新世纪,改革开放的涌动春潮终于使这个历史的夙愿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美好的文化现实。

八月流火。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上海书展已经成了上海、长三角和全国读书人的盛大节日,成了中国出版人的交流盛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出版同行的关注和青睐。作为读者、嘉宾、签售作者和好书推荐人,从书展创办至今,我几乎每届都去现场。2019年我的新书《攀登者》亮相书展,文艺评论家荣广润和沪剧名家茅善玉欣然担任嘉宾,让拙著平添光彩。而我那些年逾古稀的初高中同学,汗流浹背,从四面八方来到现场。

我认为,上海书展的成功,首先在于举办理念、展览主题和方式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2004年主办方把“读书,让生活更美好”定为书展主题。2006年明确提出“我爱读书,我爱生活”的书展口号。2007年增设动漫游戏馆,为年轻人网上阅读提供八千余种动漫图书。2008年引进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办展理念,首创“主宾省”,服务全国出版同行。2009年借世博会强劲东风,开启了书展“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新阶段。2011年,首创“书香中国”阅读论坛和“上海国际文学周”。今年上海书展的主宾省是江苏省,并首次亮相“上海首发,全国畅销”的举措,让新书通过上海书展走向全国。

一个书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主办者心里有没有读者,是否愿意为读者服务。上海书展始终坚持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这些年,许多读者翘首以盼的好书都在上海书展首发,因为在这里总可以觅到知音。上海书展还设立了“上海国际童书嘉年华”,帮读者设计营造“理想书房”。自从上海国际文学周创办以来,先后有两百多位作家、学者,云集书展,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奈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他们在读者面前敞开自己对于世界性主题的思考。今年书展特设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国际艺术图书专题展销”,凸显了上海书展和中国文化扩大开放的广阔国际视野和坚定不移的文化信念。

书展卖书,它更是溢满书香的文化沙龙。书展的人性化服务就是一位“无形的女主人”,“她”知识渊博且细致周到,这些年来越来越突出细节上的人文关怀,为读者提供雨披、推车、购药、休闲区、餐饮商铺等服务,不断把对读者的服务人性化、精细化、完善化。上海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拥有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庞大读者群。他们爱书、懂书、惜书。网络信息时代,上海市民依然不改爱书的一片痴心,像一个热恋的年轻人,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心中的爱人那样,寻觅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每年8月书展的人气指数比盛夏热浪更高。我一次次看见高温烈日下排着百米长队购票,又排着同样长队井然有序入场的读者。这种热爱,这种文明,就是上海的精神底蕴。2005年,台风“麦莎”过境,风雨大作,也没有阻挡成千上万读者的脚步。展馆内,不乏一家祖孙三代、父母孩子,其乐融融一起阅读的动人场景。最让我感动的是,经常可以看到一脸稚气的孩子,在茫茫书海里专心地为自己选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静静地独坐阅读……

培根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承载着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上海书展就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把一艘艘“思想之船”送到读者手中。我外孙在八岁时参加书展后回来写道:“小孙女爬上屋顶,眺望远方,我想我很快就会看到更辽阔的世界。”确实,阅读能让读者内心充实、目光高远,能让人们看到一个更美好、更辽阔的世界。在当下,我们需要思想之船引领我们奔向远方……

时没了方向,得指路后抛下一句:“谢谢我,我先跑了!”斜挎小包,手拿喝了一大半的矿泉水瓶,格子衫被汗水打湿,这个背影,很触动。读书人、写书人、出版人、办展人……上海书展是多向奔赴。书式生活,一起悦读! ——编者

腹有诗书气自华 ◆ 王宏图

整整20年,三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倏忽间飞逝而过,而上海书展在此期间与这座城市相伴而行,已镶嵌到这座城市的骨髓肌理深处。说是长相伴,但并不像是朝朝暮暮厮守,它一年中只在盛夏八月的这一周登场入室。但它的影响绝不限于七日,而是慢慢润化开来,余音袅袅。像是一颗落在土壤中的种子,经过漫长时日的抽枝发芽,有朝一日终于破土而出,结出丰茂的硕果,成为名满天下的文化盛典。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书展也不是霎时间便具有如今的体量与规模的。从最初的买书卖书的大集市,拓展、延伸;热忱的读者不再单独对印在纸页上的文字,而有机会一睹创作者的尊容,从那一刻起书展再也不是读者买书挑书淘书的单向度活动,而是一跃而为读者与作者面对面的凝视与交流,到诸多亮眼新书的首发(今年最为瞩目的当推陈尚君教授积40年之功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再到诸多作家学人就众多热点话题的对话与讲座。就此书展成了一个书的“大世界”:每当人们置身于这特定的场域,就会沉浸在林林总总文字画像符号的海洋中,原本不相识的书友也经由书相识,一同陶醉于爱书人的嘉年华的氛围之中。这好比是一场由书籍生发的狂欢节,凭借了书,人们从四面八方来相会,原本的各种隔

来上海书展,看到更辽阔的世界

阅,差异霎时间消泯无形,大家一同分享着购书读书的快乐。

苏联作家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类学家的眼中,文字符号的发明与使用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正是有了文字书写符号,人类才从生存经验与知识技能口口相传的年代跃入了文明时代;正是有了文字书写,短暂的个体才得以超越自然生命的寿限,人类才得以将积累的成果一代代传递给子孙后代。而文字书写的载体也几经变迁,从最初的纸莎草、甲骨、金石到纸张,到活字印刷,再到奔涌不息的网络电子界面。一个人无论其天资禀赋多么特异,如果不接受文明教育,一切从零开始,最多也只能达到进行四则运算的水准。人类的文明积累一大部分便是通过书籍来完成的,而读书的一大效用便是与人对话,从先贤那里汲取智慧与勇气。其次,读书也是在与同代人对话:虽然同代人的作品在时间无情的筛选下大多都不会成为传之后世的经典之作,但每个人毕竟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如果一个人对同代人的思想、情感一无所感一无所知,便无法有效地与人们沟通交流,也无法从当代的潮流中汲取灵感,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人们通过书籍与周围的生活世界的交流,建立一种正向的能量互换。可以这样设想,人们从书本中获取知识与智慧,通过自身的行动反馈到周围的世界中,而身边世界的变迁又刺激人们进行思考,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写入书籍,再汇入到庞大的人类知识的库存中。一年又一年,

空城不空,历史未远

——邱华栋长篇小说《空城纪》读法一种 ◆ 赵晨

在邱华栋此前的作品中,北京是一个难以越过的坐标,这个坐标所表现的不仅是一座现代都市,更是一种生活状态。诸多外省青年不断涌入,在城市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与大城市的高度现代化相对应的则是难以摆脱的“城市病”,由此异化成进入城市的某种代价。《空城纪》的趣味也由此呈现,依然有新人涌入城市,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所依凭的是历史的想象。

从作家整体的创作来看,古城经历的种种皆为现代都市提供了一条救赎的出路。小说人物与历史想象不断重叠,“中国屏风”系列是前导,在空城的故事中,历史想象的落脚点与一个人的生命原点相互重合,展现出历史与当下的强力互动。在对照的意义上,空城实际上被投注了文化层面的理想气质,是邱华栋前作《贾奈达之城》的延伸,也是对北京系列的有效补充。

进入空间,便是进入故事的背景,在西域的广袤文化场域中,那些“闯入者”不再是没有历史的人,反而在深厚的文化氛围中获得成长际遇与内心平静。在这些关涉文明的壮美传奇故事中,历史的最终指向并不是过去,而是今日今人之所见所感。从“空城”中走到当下的人们也在历经传奇之后与过往密切相连。这些重新生活在“现在”这一时间维度的人,不仅获得了重看历史的观察视角,而且他们与故事人物的联通展现出古今对话的文化可能,一种独属于文学的贯通在风沙之中得到呈现。历史是现实的重要佐料,小说落脚于现实的关切之中,却又因历史的深度嵌入而使现实得到提振。

西域如图,“西域”是小说《空城纪》的整体背景,或言之“共同体”,自滕非斯、本尼迪克特·齐格蒙特以来,此定义的外延已不断扩张,其内涵容量亦随之增大,《空城纪》中以多城邦建构小说整体的写作意识与之相近。小说的体式结构暗合写作者的文化危机意识。历史变迁与现代性境遇所诱发的分裂蛰伏在《空城纪》的谋篇布局之中,小说之城早已空空,作为结局呈露的“空”必然需要展现破坏抑或消解的过程,而小说通过大量的文史细节来展现这一过程,看似讲述坍塌实则是在召唤修复的可能。也由此小说所力求的“宏大”(后记语)展现出更为切实的愿景,即期许民族记忆的传承,进而重塑文化认同。小说中曾写一异人,名为县无讫,擅巫法,逃亡入凉州并



以此地方翻译了《涅槃经》。“涅槃”的经历恰如小说的编织构法,一座座在历史深处毁灭的城市,在字里行间重生。那些被毁灭的,那些已消逝的,都在小说中借助文字想象得到了复原。在《空城纪》中,各小段落故事的讲述者,作为局部补充共同体的纵深。重现细节,是对抗遗忘的有效手段。因大量文史细节的插入,故事必须要“讲”出来,靠谁讲?靠历史中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翔实的史料信息扑面而来,无论是史书信笺还是碑文砖石,以多形式、高密度的特质填充读者的感官体验,为“空城”的面世提供文字层面的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还原中,历史自身不再作为恒固的理性知识在小说中现身,反而似若流沙。在流动的时间与事件的轨迹中,那些由“你”“我”讲出来的故事反而展现出更鲜活的历史话语自由,这份自由属于又一个又一个历史中的个体生命。泽中有火,是小说中出现的神秘景观,不妨将此视为作者构建现实与历史深度关系的一种比喻说。在线性的时间维度上,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紧密交缠,当文字的针法将两种时间维度串联起来之时,空城的秘法也随之而浮现。在火焰的光影与风声之中,无名者行至千佛壁画前,以己身守楼兰,化入墙壁,凝成一道永恒。水泽之中的火焰升起,在其之外绽放出历史的瑰奇烟雾。故事讲述者既在场又能够抽离出来,在两种境遇端点之中展现出历史话语的弹性。物的流转,是对人际关系的另一种个体说明与呈现。于阗铜钱、佛头雕塑、岩画上的花斑鸟等器物,以拟人式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历史的缝隙中探出头颅,讲述那些曾被掩盖的故事。这些物穿过历史的风沙,经过烈焰炙烤,遭遇雨水侵蚀,依然存在,以其自身经历的坚固反证历史,将其所见证过的故事推到读者面前。对看似无命之物进行有情之想象,辅之以悲悯,在这样的情绪推动之下,城的深层次立面逐渐清晰。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物”的生命要比个体的人类生命更为长久。而物身后的故事,汇聚而成“循环”两个大字,点明了小说的历史观。正是基于循环的观念,现实与历史才有重叠的可能,这也正是小说起笔的依仗。代代人来,代代人去,在生死之间,城逐渐升华为一个空间符号,矗立在历史之中。《空城纪》,“空城”是引子,“纪”才是小说真正的着力所



一代又一代,人们借此积蓄着知识,传承着文明。即便在电脑手机屏幕上,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之外,文字符号仍旧是难以取代的重磅级信息源。

20年来,上海书展陪伴着众多的爱书人,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巨大变迁。而在当下网购风风火火之际,以线下面对面交流为形式的书展更具有难以替代的魅力。正是在线下交流中,人们以各自的肉身出场,感受到他人真实的目光,吮吸到真实的气息,再一次体味到外部世界千差万别的棱角与凹凸曲折。在某种意义上,每年八月的上海书展,全体爱书人投入了一场集体仪式,它召唤着书籍,召唤着阅读,也召唤着智慧与激情的精灵。



在,创作者为空格编写纪年,这是小说的起源意义所在。《空城纪》的创作来源于作家重述出生地历史的冲动,通过已在历史中消逝的城中人、事、物的精细呈现,描画城在“空”前之景,进入出生地所携带的壮阔文化风沙中。

作家邱华栋曾将自己定义为“没有故乡的人”,在这个定义中,“故乡”与“空”是近义词。正是因为“故乡”这一坐标的不断游移,因此越出了地理坐标的具体限制,进入历史具备可能。故乡究竟在哪里?或许这是作家邱华栋最为独特的标识,始终保持这样的疑问也就意味着始终对生命的起点保持质询。

人与物,过去与现在。史料与生活,在条条线索的关联之中,整体与局部的辩证法再次闪现出省思的光泽,一切皆如一,映照着文学原乡的明月。



《这一夜碧溪潮生两岸》(以下简称《这一夜》)是由诗人李少君和符力主编的一部现代诗选集,在此之前他们曾编选、出版了诗选集《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以下简称《明月沧海》)。《这一夜》是在《明月沧海》的基础上,以诗歌的方式对过往年代的一次重勘。翻阅《这一夜》,从作品的角度来看,只有一小部分诗歌写于20世纪80年代,另有一些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绝大部分是新世纪乃至新时代以来的近作。而从诗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生于60年代,80年代正是他们在大学里读诗、写诗的学徒期。所以,诗集副标题《在1980年代写诗》所指涉的恐怕主要是这些经历过80年代大学校园诗歌启蒙的一代诗人。那时代的诗歌星空群星闪耀,其璀璨程度大概不逊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当时,人们热衷于美学,尽管有的被指为“流派多于诗人,宣言超过作品”,然而经过锤炼,“先锋”和“试验”已

以诗歌的方式窥知自我

——读《这一夜碧溪潮生两岸》 ◆ 冯雷

成为深入人心的艺术追求。人们热衷于潮流更迭,热衷于宣称自己才是诗歌的未来与希望,例如当时几位年轻的四川诗人曾标榜:“真正有生命力、能代表未来的仍然是富有朝气的‘次生林’。”只是当时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次生林”广阔无垠,其中还包括许许多多默默倾心于诗歌而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大学生诗人,近四十年后,他们成为了《这一夜》和《明月沧海》的主角。这恰恰提示了那十年对于当代诗歌的重要意义,从诗歌的角度来说,那恐怕远非作为时间范围的十年所能界定的。也许可以说,凡是在今天继续写诗的人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影响,自“朦胧诗”以来的诸多诗选都可视为人们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享受着那时的诗歌馈赠。择其要者,比如周围强编选的(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洪子诚与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李之平编选的《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以及老贺编选的《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等等,这些作品集都体现了那十年诗歌的余波和回响。而《这一夜》和《明月沧海》则是延续了这个时代重要而又精彩的序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拿来什么来检验艺术呢?“时间”或许可以作为一个重要



文物,是人类文明浩渺星空中的一颗颗明星,照亮我们回望人类走过的纵深曲折的前路,启迪我们探寻和追问: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又将走向何处。与文物对话,让我们深思,给我们智慧。作为深化阐释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大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上海博物馆依托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扎实的学术科学研究,多元的展陈教育内容,拥有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在文物学与艺术史、考古学、博物馆学等领域均确立了学术领先地位。

人才济济的专业团队与丰富多元的馆藏相映成辉,奠定了上博在相关领域的成就与地位。为进一步推动人才建设,打造文博人才高地的“上博样本”,2019年起,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联手启动了“上博讲坛”,致力于构建以上博各研究门类人才为第一资源的具有标志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学术品牌,由专家先行,引导上博中青年专家从幕后走到台前,通过公益性文博知识普及及讲座传播文物知识与博物馆文化,成就人才发展与文化传播的“双赢”舞台。如此,不仅仅是让上博专家更为公众认知,更是拉近了我们与浩渺星空里一颗颗如明星般闪耀人文光辉的文物之间的距离。

“上博讲坛”举办之初,是以线下公益讲座为主要方式,一经推出便深受市民观众欢迎,每场讲座均一票难求。此后,考虑到受众范围等因素,“上博讲坛”开始以直播形式开展讲座,联动各媒体平台视频号,并设置直播视频回放功能,真正做到专业性 & 普及性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并举,使得更多观众足不出户便可领略文化魅力。2022年,为更积极主动响应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新要求,对标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海博物馆精心谋划,推出“大博物馆计划”。“上博讲坛”以上博优秀人才资源为首,通过各类专家之口,围绕馆藏文物及相关研究,横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向公众娓娓道来文博类专题学术科研篇章,为静止、沉默的一件件至宝文物“代言”,诉说了由点到面、由静到动、由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的幕后故事。

本书涵盖“上博讲坛”第一季讲座全部内容,以上海博物馆文物收藏历史为开篇,一一为观众和读者解答了青铜、瓷器、书法、绘画、竹刻、漆器、钱币共7个门类文物背后的秘密:如何在青铜器研究工作中利用考古信息、资料及研究成果?竹刻艺术如何发展为雕刻类雅玩之冠,又让腰缠万贯、才高八斗的世家子弟金西崖倾心一生?皇帝个人的嗜好如何影响明清两大官窑瓷器的制作和使用?上博所藏数量巨大、时空交替和种类繁多的清代楹联作品有何异同之处?如何摆脱帝后玺宝非历史的演绎,甚至神化的成分,还原其真实面貌?要全面解读中国漆器,为何需研究境外漆器藏品?“割配”的现象如何启发古书画鉴研?如何从“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来的唐代陶瓷器窥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脉盛?如何从西汉时期的钱币发展,触探历史的跳动?在翻阅本书过程中,读者将跟随专家的讲述,仿佛打开一道贯通古今、穿越时空的神秘之门,能了解到不同门类文物特征,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完成一次次与专家、与文物、与历史的时空对话。

欢迎来到上海博物馆,我们一起仰望星空,对话至宝!

《对话至宝——上博讲坛第一辑》新书发布会 时间:8月20日12:00—13:00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 中心活动区